

那甚至在立法院審議的過程當中，我就親眼目睹了財團進去的法務助理，偽裝成立法委員的助理，陪在那個立法委員旁邊，討論到一個法條，財團派去的人點頭，他就同意，財團派去的人搖頭，他就反對，那具體的條文要怎麼修，財團派去的人已經幫他寫好了，遞個紙條過去，他就按照那個條文念，就是要按照這樣的方式來加以制定。那那個是我覺得一般可能大家都，到今天為止，會說：喔，我們的立法院本來不就是這麼回事嗎？但是對於在現場親眼目睹這麼赤裸裸經過的我，我是很難接受，我也很難接受「我們的立法院本來不就是這麼回事嗎？」這句話，因為我們的立法院如果本來就是這麼回事，我們還決定要接受他的話，我不是很清楚說我們自己號稱自己是一個，已經是一個民主的國家，我們所要保存的民主的價值，它實際上面的內涵到底是什麼？

那因此在這件事情過了以後，其實我腦袋裡面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是怎麼樣讓該負責任的政客付出代價，我只有在想這件事情，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，所以去年夏天才會開始發動一個運動，就是憲法133的運動，那憲法133運動它的主旨就是要去罷免只聽黨意或者是只聽馬英九的意志，不聽民意的立法委員，那頭號戰犯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看，就是我剛剛說過在全國電視機前面承諾大家的那位立委，吳育昇先生。

那在服貿出來的那個同時，其實前面那個階段，反媒體壟斷的學者跟學生，那股力量是繼續延續下來，怎麼樣說繼續延續下來？譬如說現在大家應該都認識一個很了不起、很勇敢的，像媽媽型的人，叫鄭秀玲老師，她是台大經濟系的教授，那我們一開始合作的時候，其實就是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當中。

其實在搞憲法133的時候，我有發，一樣，都是用email，發那個內部的組群的信，去給所有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朋友，包括學者、包括NGO，說接下來決定要讓這些人付出代價，所以我要推動罷免，那請大家支持，請大家參與。那但是憲法133的事情，當然你抗議的對象從一個事情變成一個具體的人，而且是會直接嚴重的去得罪一個人跟那個人背後的政治勢力的時候，老實講，願意參與的人就變得非常非常少，因為那是會得罪人的事情。

那當然我都可以了解，我也都可以尊重，就是說為什麼有些人他們會選擇不要參與憲法133的事情，那他們如果不要參與的話，其實還有其他的人可以找，所以那個時候把馮光遠先生找了出來(全場笑)，他是我們特別選才(全場笑)，當

然有策略上面的考慮，那只不過說我當初在搞憲法133是沉在水面下，就是另一波的發起人，南方朔、柯一正、馮光遠、林生祥然後文魯彬，他們都是我們去拜託出來的，那我們只打算在背後默默做一些工作，那台面上面的發言就交給他們去做就好了，因為他們某個程度上面，在臺灣社會都是有一定的公信力，而且形象是滿好的。

只不過那個計策沒有多久就破功了，因為我那時候打電話去給南方朔老師，他一口答應以後，我忘了提醒他，不要跟人家講是我打電話給你(全場笑)，結果沒有多久，他接受中廣的訪問，然後我加入，他說：啊你為什麼會參加這個運動？因為對南方朔會做跟進，大家覺得很奇怪，他就毫不遮掩地把我給拱(全場笑)，他就毫不遮掩地把我給拱出來。

在發動憲法133的同時，其實服貿的爭議已經起來了，那各位現在常常看到的賴中強律師，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，從我們在2008年以後，對不起，2010年以後簽訂ECFA以後，他就一直在推動一個兩岸協議監督的聯盟，那那個聯盟也是串連學界跟NGO的一些朋友，他收集了大量的資訊，消化了大量的資訊，產出，不斷地生產出論述，那這一路走來事實上都是少數的人他們犧牲他們自己工作的時間，因為賴律師他本來在一家很好的律師事務所上班，收入更好，但是為了要做兩督盟的事情，他把那個大事務所的工作給辭了，自己去一個，跟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一家小型的事務所，那對於他來講，他開事務所的目的只要自己吃得飽就好了，那其他的時間拿來，全部都拿來做兩岸協議監督的事情。

那鄭秀玲、賴中強跟郝明義，我們把他們幾個人串在一起以後，那個時候我其實跟他們講說，我不是要抽了，就是你們相信我，我不是一個做事做一半會落跑的人，但是你們在做這個運動的主軸的時候，你要在國會有壓力，就一定要讓那些在立法院裡面只聽黨意的立法委員知道，他們這樣子做是要付出代價的。所以憲法133的軸線跟反服貿的軸線，兩條線是同時在並行，那雖然開始表面上面看起來是兩群不同的人站出來，但是實際知道內情的人，我想包括馬英九的情資系統(全場笑)，都知道後面這群人其實是同一掛在一起做事情的人。

剛開始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面臨到的困境跟反媒體壟斷一樣，沒有幾個人參與，參與的人並不多，但是它實際上面的好處跟優點，對不起啦，或許我們應該，我們應該重新措辭就是，它實際上面，前一波運動跟後一波運動並不是沒有影響，因為在前一波運動很多參與的學者，到後一波運動當中，當兩個運動的主

軸背後都有一條包含的共同的主軸，也就是說那個中國因素，那我個人會比較喜歡用中共因素來去形容，因為在我的概念，中國跟中共是兩個指涉的對象跟範圍都不一樣的事情。

現在應該大家都，應該沒有人不認識他們，就是林飛帆跟陳為廷，他們兩個都是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當中出力非常多的主軸的人物，當然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當中，某個程度上他們也是參與這個運動學生的代表，他們兩個事實上在去年夏天的時候，就協助成立了黑色島國青年陣線，在去年夏天的時候，帶著現在大家也應該會聽過名字的魏揚跟黃郁芬，那把我們這些學者跟NGO的朋友集合起來，幫他們辦工作坊，就成立了黑色島國青年，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學生的這一側跟NGO的朋友們，大家彼此合作去推反黑箱服貿的這個運動。

那這個運動老實講也著實大概走了半年，半年以上，大概7個月 8個月左右，那在這7.8個月的時間當中，因為我們在媒體上面一直是劣勢，所以在今年太陽花學運以前，又會或許大概在一些特定的媒體上看得到有關於反服貿的新聞，其實只剩下自由時報，在反服貿的軸線上面，大家會看到很清楚的，不斷地在講服貿的資訊，而且正反的立場很清楚的是自由時報，三立跟民視都沒有。

那因此只剩下一家報紙在傳播這樣的訊息，對於整個運動的軸線來講是很辛苦的，不管在學生這一側或者是說在NGO學者的這一側，整個運動是非常辛苦，因此到3月17號之前一個禮拜，因為我們立法院的每一場公聽會，我們的朋友，不管是NGO學者還是學生都有去參與，那參與的過程當中，當然發現到說，那個公聽會開起來好像是大拜拜一樣，但是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在藉由我們所有可以動員到的資源，包括網路，來去宣揚跟反黑箱服貿有關係的訊息。

但是這件事情是怎麼做一直都做不起來，做到3月10號最後一場公聽會開完了以後，我們知道下個禮拜開始要審服貿，我們那個時候比較擔心的事情是國民黨會利用他在席次上面的優勢，可能在審的第一個禮拜，就用包裹表決的方式把它通過，那因此我們從3月17號那一天開始，就集結在立法院，要舉行抗議的活動，所謂包圍立法院。

但是3月17號的那天早上，其實真的到立法院門口，跟我們一起參與抗議活動的總人數，加起來沒有兩百個，現在大腸花隨便召集就上千人(全場笑)，那時差非常的多，而且是早上，禮拜一早上3月17號早上開完記者會以後，各自又回

去各自的工作崗位，實際上面守在門口的人連一百個都不到，大概就幾十個人在門口等著。

那沒有想到3月17號下午，他們做的粗暴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，所以其實大家都嚇到了，真的是嚇到，3月17號的傍晚，我們在立法院門口再開記者會，當然對於這種踐踏民主程序、傷害法治粗暴的行為提出最嚴厲的譴責，但是在那個時候整個臺灣社會的氛圍……

(影片結束)